



俯视下显得积贫积弱的“小宋”，站在公元10世纪的历史现场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赵匡胤竭力实现了其最迫切的阶段性目标——终结长达两个世纪的军阀混战，为社会带来久违的平稳与秩序。

976年，50岁的赵匡胤于一团迷雾中猝然离世，统一大业与王朝命运落到了赵光义手中。关于这场继位，从“金匱之盟”的合法传承说到“斧声烛影”的弑兄篡位说，都是千古疑案，而张其凡《宋太宗：阴影下的帝王》

一书一针见血：得位不正的焦虑始终缠绕着赵光义，故执政风格敏感多疑，急于自我证明。比如他对武将深怀戒心，但缺乏兄长那样的军事历练，每次出征，总要求将领严格按照其颁发的“阵图”行军布阵，这种脱离战场实际的指挥方式，导致宋军屡屡吃瘪。赵光义还热衷于御驾亲征，僵化阵图束缚搭配他的各种“小巧思”，结果雪上加霜。979年，宋军在灭北汉后轻敌冒进，欲一鼓作气收复幽州，却在高粱河折戟，赵光义本人身中两箭，乘驴车仓皇逃窜，被网友戏称为“高粱河车神”，与“瓦刺留学生”朱祁镇（明英宗）简直一时瑜亮。此后的雍熙北伐，宋军再次铩羽。这两场惨败断送了宋朝在战略进攻期收复燕云的最佳窗口，自此被迫转入战略防御，与辽国形成长期对峙，地缘格局就此定型。

赵光义在性格上表现出与其兄不同的阴刻与猜忌。据张其凡考证，李煜、钱弘俶等降王接连暴卒，被暗中“做掉”的可能性很大。为巩固皇位，赵光义对兄长的子嗣亦痛下杀手，赵德昭含恨自尽、赵德芳相继夭绝；亲弟弟赵廷美同样未能幸免，忧悸成疾而死。当然，即



宋太祖像。

便如此，赵光义也不是一个脸谱化的“暴君”，自有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。在位20余年，他完成了对南方最后割据政权（漳泉、吴越）的和平收编，并攻灭北汉，使宋朝在法理和事实上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。文治上，他空前扩大科举取士规模，一次录取常达数百人，且开创“殿试”制度，使“天子门生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这既是为了培植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，稳定统治，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阶层流动，巩固了文官政治，

使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成为社会共识。

“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如是说。从“烈马嘶鸣/谁相拥/世间归一愿/太平梦”的《太平年》，到引用“我愿君王心，化作光明烛；不照绮罗筵，只照逃亡屋”的《燕云十六声》，历史向的文艺作品皆表达了当下的形势判断，体现了现在的世道人心。天下黥武，可武功的这个武字，原本是“止戈”。我们其实不该膜拜皇权恩赐的“牢靠”，不该期盼横扫千军的那一条盘龙棍，变群雄逐鹿、帝王叙事为人民视角，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、再度构建集体记忆，方能与大众与之深度共振，感觉自己对于“和平、团结、过日子过好”的朴素追求，有了精神上的寄托。

回望五代十国，北方战祸频仍、千里萧条，南地不太折腾，社会较为稳定。杜文玉年初出版的《五代十国史》一书指出，大量北人南迁，不仅带来了劳动力，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。太湖流域、鄱阳湖流域、四川盆地得到进一步开发，水稻种植、水利建设、丝织、制瓷、茶叶等产业蓬勃发展。南方在经济总量、人口密度、财政收入上超越北方，成为国家命脉所系。文

杜文玉年初出版的《五代十国史》。

